

若即若离



RUO JI RUO LI

苏葵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若即若离

RUO JI RUO LI

。苏葵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即若离/苏葵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 9

ISBN 7-80642-480-6

I. 若... II. 苏...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917 号

若即若离

苏葵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青岛胶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 插页 15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642-480-6

I·85 定价: 12.80 元



不即不离看苏葵

宋遂良

认识苏葵有好些年了，她的文章读过不少，交往也还算密切。这回又把她这本《若即若离》不即不离地看了一遍，才发觉当初略加推辞后就答应为它写个前言后语的承诺，多少有点孟浪。这篇文章实在不好写，因为苏葵是个性格多元的人：哪一方面写不到都有些可惜；若是写“全面”了吧，又怕反倒失去了斯人斯文的脱俗之处。于是暗暗叫苦，憋了好几天。

苏葵从小体弱多病，“在家里上完小学”，然后从医学院毕业出来又改行舞文弄墨。这是一个认真敬业、周到人道、善解人意、干一行爱一行的好同志；一个追求自由思想、爱发点书生感慨却也能与现实妥协、并不算太刚强的知识分子；一个会说英语、懂点法语，敢于并能够闯荡巴黎采访世界杯，且敢于在巴黎最气派的时装店咬着牙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件在中国穿不着的时装的中国人；一个文质彬彬、风度翩跹、气质高雅、站在冰心先生和新羽西女士旁边也显得非常自然和谐的女性；一个懂得时尚、熟悉礼仪、讲究分寸、能将各种沉闷尴尬的场面变得活跃温馨的白领丽人；一个看似闲散实则要强、自尊但不虚荣、文笔漂亮、下手极快的才女；一个既看重事业又重视爱情、家庭，还懂得消费和享受的现代“丁克”……总



之，苏葵是一个前卫与传统共存、感性与理智同在、见过大世面从不怯场且场面越大越仪态万方、每天都能给自己的生活中添加点色彩的探索者，一个邻家女孩般的大家闺秀。

除了那些应景的、职业的写作以外，在她静默下来写成的这些文字里，常听到的是几声略带沉重的叹息，是一怀对自然、历史、心灵沟通的向往与呼唤；在二者的间隙中，不乏对生活情趣的描摹，对世俗传统的寻衅。康桥的云，泰国的佛，多瑙河畔的深沉静谧，法门寺的前尘往事……在她笔下都显得思绪纷飞，东西碰撞。在她有感触且乐意写的文章里，都有她的思考与追求，激情和美丽。她善于在自己的文章里捕捉一种情绪，创造一种氛围，让你氤氲其间闻香下马（如关于罗马、翡冷翠、雅典、阿斯特湖等地的游记）；又敢于咄咄逼人地讲一些离经叛道的话让你感到有点儿震惊（如对婚姻法草案“夫妻必须互相忠实”的质疑）；她也有幽默、调侃、随手牵来的机智（如关于足球、篮球赛的评论），等等等等。但我揣测，她有时是不得不强打精神来体面地应付这一切纷至沓来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事过境迁之后却不免觉得有些无聊和自责。

她写通：

钢筋水泥的丛林其实是疯长在现代人心里的。不是那些钢筋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是都市人心里灌注了太多的水泥，再也嗅不到田园的清新。

——《那杯红茶》

这话如果是由尼采、萨特，或是加达默尔这样的人物口中说出，一定会被理论家或写硕士论文的小青年引为经典名言。我读到她的这句话时沉思了好久，想想自己心里灌注了多少水泥，是怎么灌进去的，还爆破得掉吗……无非是些名呀，利呀，情呀，荣誉呀，责任呀，有能破的，有难破的，有不能破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把水泥钢筋都搬走，那还会有什么现代都市、现代文明呢？这就是悖论，这就是悲剧。苏葵的一些散文，也或显或隐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表



2003/06

现了这种悲剧情怀。她自己也找不出答案,所以她困惑地问道:

焦灼、浮躁的现代人,是在清醒地逃避,还是在混沌地投入呢?真的是欲说还休。天凉好个秋。

好在辛弃疾已经为她,也为我们大家准备好了答案。

苏葵说,济南的美女“像透明糖罐里五颜六色的糖块,生动而亲切,有种吵吵闹闹的淳朴的美。太清丽的美女不属于济南”。我想来一个借花献佛,请君入瓮:苏葵庶几可以称得上“清丽”乎。济南有这么一个清丽的淑女,也真的给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增添了一点儿雅趣。不是吗?

苏葵的先生姜东,是我的恩师刘大杰教授(也是我的乡先辈)的外孙。20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8号刘先生的家里,我也许曾见过这位调皮的小男孩。若干年后在济南“追认”了这层关系后,我内心深处对他们便会有某种特殊的亲近感。没承想当年那个顽皮的孩子如今却娶了一个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淑女。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2001. 5. 27. 夜



序：不即不离看苏葵 宋遂良(1)

纸短情长

李清照曾经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感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说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其实是嫌纸短情长。

爱在记忆的河中漂得久了会变成玫瑰，恨在记忆的土地中埋得太深会变成石头。

那种叫做记忆的东西，会被时间酿得暧昧。

一个初秋的午后，乍凉的秋风吹得窗外的梧桐沙沙作响。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些叶子先枯了，有些还绿得眉目传情。

情为何物？情有多长？

初秋、伤怀及其他	(2)
女人的爱情	(4)
顾盼流连	(6)
秋日午后	(8)
那杯红茶	(10)
干邑的烈焰	(12)
香芬的碎影	(14)
午门之夜	(16)
夜未央	(19)
越夜越 HIGH	(21)



星月与市井	(23)
甜蜜蜜	(25)
夜色温柔	(27)
真的不是故意的	(29)
也说女球迷	(31)
妹妹·诗·馅饼	(33)
公公如仙	(36)
谁见过爱的颜色	(38)
天凉好个秋	(40)
情感	(41)
金盆洗手	(45)
退一步海阔天空	(49)
万家灯火	(52)

慵懒闲读书

读书的最初体验起自童年。因为患心脏病，长达四年多被关在医院或家中，强制卧床休息。于是，开始阅读。差不多把家中父母的那些经过“文革”洗劫后的藏书翻了个遍。

一开始就是卧床而读的。

及至长大，也就养成了卧读的习惯。而且，书读得极杂。没有计划，没人指导，没有压力，也没什么功利。

读书于我实在是种最妙的享乐。

“就当这场雨是我为你下的吧”	(58)
如果世界和爱情都还年轻	(61)
微笑里的忧郁——萨冈的味道	(64)
为什么你总是想要呢？——读《范柳原忏悔录》有感	(67)



亚德里亚海的气息——读阿城的《威尼斯日记》	(70)
天涯何处无偶然	(73)
说出来就不是禅了	(76)
有天竺之香袭来——雨夜读《孔孚集》	(78)
“经济学”的声音	(81)
鱼与熊掌兼得之乐——读侯贺良的《摄影的奥秘》	(84)
第三只眼睛看美国——读荆强摄影作品集《美国印象'91'92》	(86)
清茶般的淡泊——评荆强摄影新作《名诗的故里》	(89)
任性·刻薄·开水果——钱海燕其人其画	(91)

无知者言

常常分不清，童言无忌的“忌”与无知者无畏的“畏”有什么不同。小孩子讲话无所顾忌，也许正是因为无知吧？

一直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很快乐。在无知并不断求知的过程中，真的非常自在。

小学的时候，我因为生病有四年多没上学。我自己在家学习爸爸买回来的课本，还在父母看不到的时候乱读书。从一开始我就没接受正规的教育，也就少了些规矩。

没规矩的孩子敢讲话。好在赶上了好时候。

风月·风流·风尘	(97)
爱不可说	(100)
泛滥的模仿	(103)
也说忧患	(105)
亵渎潇洒	(108)
也谈“失落”	(111)



都市意识	(113)
说“如”	(115)
如此前卫?	(117)
流感及其他	(119)
忠实不是一剂万能药	(121)
谁可相依	(124)
秀肩露出来	(126)
玫瑰开在他乡——也说济南美女	(128)
何必	(130)
足球这东西	(132)
14号球衣的联想	(135)
都是草皮惹的祸	(137)
昨天有点烦	(139)

且看风景

因为贪玩,这些年走了不少地方。单是欧洲,就到过了英、法、德、意、奥和希腊等国的数十个城市。还去过了亚洲的泰国和越南。当然,还有祖国的大好河山。

总是被美景迷住。总是被故事迷住。总是被历史迷住。

每个地方都有迷人的过往和故事。

酷爱买卡片,每到一处就买许多明信片。不旅行的时候,就看看明信片。想想那些去过的迷人的地方,把着一张张卡片,且看风景。

罗马的骄阳	(142)
翡冷翠:隔世的绝唱	(146)
康桥的云	(153)



莎翁故里去来·····	(157)
阿斯特湖泛舟·····	(160)
蓝色巴黎·····	(164)
一直蓝调的巴黎·····	(166)
柏拉图的雅典·····	(168)
爱琴海上的天堂·····	(171)
蓝色多瑙河·····	(174)
过眼烟云看泰国·····	(176)
去越南·····	(180)
法门寺怀古·····	(185)
另一种风景——雕塑与我们的城市·····	(187)

脸上的风霜

林燕妮曾说，脸上稍有风霜的男人，才令女人觉得他是男人，而不只是个男孩。

其实，大凡令人敬重的人物，脸上大致都是略具风霜的，不独是男人。

脸上的风霜在我看来无疑是岁月给人的最迷人的馈赠。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岁月的这份垂青。

话说回来，世上哪有什么两全的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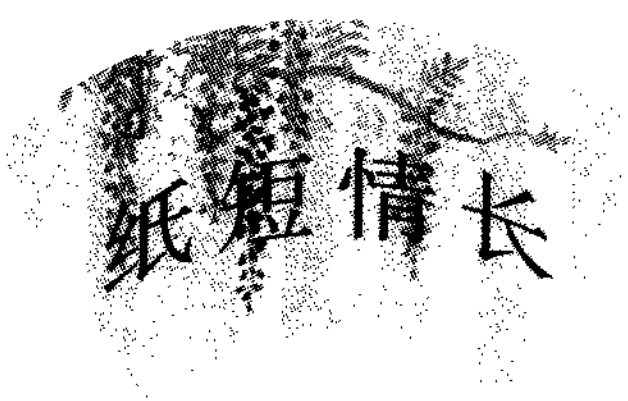
落霞下的冰心·····	(190)
冰心不朽·····	(193)
高山仰止——访萧乾·····	(195)
北京医院探访曹禺·····	(198)
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沪上拜访文学老人·····	(200)
正直·激情·一腔赤诚——记著名外交家李肇星·····	(206)
于光远：以笔为剑·····	(217)



世界议坛 马首是瞻——访著名外交家冀朝铸	(223)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访美籍华裔精英靳羽西	(232)
倾洒心血灌文章——记青年女作家赵玫	(237)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在西安与贾平凹聊天	(240)
一条激情澎湃的大河——记著名诗人塞风	(243)
潘立辉与“文化艺术十字勋章”	(248)
关于兰英	(250)

跋：如此女子 如此文字——谈苏葵和她的《若即若离》尹 波	(252)
---------------------------------------	-------





纸短情长

李清照曾经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感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说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其实是嫌纸短情长。

爱在记忆的河中漂得久了会变成玫瑰，恨在记忆的土地中埋得太深会变成石头。

那种叫做记忆的东西，会被时间酿得暧昧。

一个初秋的午后，乍凉的秋风吹得窗外的梧桐沙沙作响。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些叶子先枯了，有些还绿得眉目传情。

情为何物？情有多长？



初秋、伤怀及其他

一

初秋的下午，天气阴得有些暧昧。窗外梧桐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为什么总是有些叶子先枯了，有些还绿得眉目传情？一只乌鸦在枝头叫着寂寥。

斯特恩在 CD 上如泣如诉地演奏着 Satie 的 GYMNOPIEDIE NO. 3——那支曾经徜徉在电影《姊妹坡》里的雨中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悄悄地低下了眉眼。斯特恩琴弦上的松香颤颤地落到玫瑰的蕊里。还有露珠般的泪。不是狂喜不是恸哭，是如水的心里静静地流出的点滴伤怀。

在实用的现代社会里，伤怀显得如此奢侈。伤怀是有闲、有情、有过去和将来可舒展的一种情致。伤怀在今天是无用的。无用得如同现在餐桌上的蜡烛——在电的照耀下流着怀旧的泪。无用得如同被黛玉埋葬的那些落花——与逝去的时代化为泥土。可是，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伤怀又被没心肝的卡拉 OK 唱成一支滥情的呻吟。那样的呻吟不是伤怀。

二

爱在记忆的河中漂得久了会变成玫瑰，恨在记忆的土地中埋得太深会变成石头。那种叫做记忆的东西，会被时间酿得暧昧。暖



味的记忆也伤怀。一百年前看上去定定的烛火，一百年后的记忆里也许会蹿得很高，也许会熄灭，也许还那么定定地燃烧着。有些隐私，甚至会被时间修改成一段佳话，或丑闻。

初秋的伤怀，玫瑰上的泪。没什么分量，却有些令人心颤的美。梧桐绿着也罢，黄了又如何？天气预报说今夜有雨，没下又如何？初秋的夜晚有些凉了。凉得也如伤怀——总有点顾影自怜的味道。

有支叫《味道》的歌已经流行了好一阵子了。歌里唱——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的烟草味道——十足的伤怀的味道。对逝去的岁月无奈的味道。绿肥红瘦的味道。往事里岂止有外套有白色袜子和手指的烟草味道？可落到了记忆里，就只剩下这些伤怀的碎屑了。

夏天最后的一大束玫瑰。哦，那一大束玫瑰啊，小心翼翼地洒上初秋的泪珠，摆放在生命的秋天里。也是伤怀的味道——奢侈。

三

乍凉的秋风，飘在斯特恩的弦上，怎么听都是感伤。就连那支《幽默曲》都被他的小提琴奏成伤怀的味道。雨一直都没下。欲哭无泪。

善良是玫瑰上的露珠。欲望是那最后的玫瑰。初秋里绽放的那一束夏天最后的玫瑰，开到最后也是绝望。据说那玫瑰是从一个常春城里空运来的。那些不知深浅的玫瑰啊，怎么晓得这里的秋凉。听，那只寂寞的乌鸦又在叫了。

在一个女人的生日里。一大束玫瑰绽放着所有女人的梦。

（发表于2000年第六期《青年文学》）





女人的爱情

男人与女人，永远都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即使彼此相爱，也会在做着同一件事的时候想着不一样的问题。男人与女人的哲学，是两个宇宙间的事情，永远弄不到一起去。所以世上才会有种说法，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其实，婚姻倒不是什么坟墓，只不过是一只笼子，同时关住了狗与鸭子，仅此而已。

女人的爱情观原本就与男人的大相径庭。对于憧憬着迥然不同的爱情的男女，婚姻显然是一盏灯，豁然间照亮了对方不同的内容，你争我闹间，谁都以为自己的才是真谛，互不相容的两股力量，最终共建了那座坟墓——女人的爱情观埋藏了男人的，反之亦然。

身为女子，不便妄说男儿的观念。把女人的爱情讲讲清楚，至少可以让男人们看看，自己是否接受得下，承受得住。或许还可以减少几座坟墓，那样最好。

女人的爱其实是最滑稽最混乱的。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便会依从他如依父亲，又会怜爱他如疼儿子；会尊他如敬兄长，又会宠他如爱小弟；想师从于他，学他的学识，又想教导他，把他侍弄成自己的徒弟；时而亲他如友，转瞬间又愤若仇敌；希望成为他的女皇、母亲、惟一的女主人，却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小丫环和女奴。

女人的爱情还会使她变得俗气。男人爱上她时，她坐在台灯前一手一支香烟一手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她可以与男人彻



夜长谈小说的艺术，还有音乐和哲学。然而一旦这个女人陷入爱河，她便会不断地想：今晚该给他做什么吃？是水饺还是牛排？是鸡汤还是米粥？是大白菜还是小白菜？绝不会再跟你谈大江健三郎或者爱伦·坡。她还老爱霸道地说：别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快穿这件我给你新买的。即使是最不擅长女红的女人，在初嫁之时也会热衷于为她的男人织件毛衣或者毛背心什么的。而彼时的丈夫倒宁愿穿着旧毛衣与她相拥而吻。

有时女人的爱情甚至可以使人变傻，让男人心中暗暗敲鼓，这女子的智商怎么会越变越低了？一个女人爱着的时候，总爱不厌其烦地问些傻问题：如果我老了你还会爱我吗？如果我牙都掉光了呢？如果我死了以后你还依然爱我吗？在女人那里，正确的答案永远都该是 Yes。如果哪位先生认真起来，冥思苦想后说，那得看你老了后是不是变得很啰嗦，云云，那就开始挖坟了，至少是点燃了导火线。

女人既使憬罗曼蒂克，又热衷琐屑生计；既望夫成龙，又惜夫若子；既娇痴缠绵，又诡谲多变。对于感情，女人的占有欲实在是很强的，总想一生一世地拥有那叫做爱情的东西。好在女人大都有母性的潜质，有时也温厚宽容。也好在有些男人比较乖巧，早就从他妈妈身上看透了女人的痴傻。否则，世上就不会有人相安无事地走过傻婚、金婚、钻石婚了。

（发表于作者供职的《济南时报》，文后未注明发表处者均同）

